

建好方舱后，他感染住进了方舱_澎湃新闻人物_澎湃新闻-The Paper

 m.thepaper.cn/kuaibao_detail.jsp

澎湃新闻 04-23 06:48

接到“核酸异常”的电话通知，张默（化名）绷着心反而放松了。此前，和他在同一个宿舍隔离的三位工友都先后检测出核酸阳性，他是最后一个。

6天前，47岁的建筑工人张默，从世博足迹馆方舱医院收工离场，那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建设者。

4月1日到6日，每天6点半到晚上12点，赶工建造，几乎是张默在外打工这些年“最累的一次”，给一个坐的地方，他很快就能睡着。

完工那天，他们把多余的材料清理走，打扫好卫生，看着乱糟糟的工地变得像样了，张默感觉“自己也能有贡献”。

4月12日，张默和工友们被从隔离点转运到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。到了方舱，他才跟妻子说实话，“反正感染也感染了，那是没办法的，”张默安慰妻子，来了这里，心情好像好一点了，隔离的时候有心理负担，真正感染了，心也就放下来了。



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部。

在方舱，他们7个工友在同一个区域，每天刷刷抖音，看看疫情情况，“伙食还可以，两荤两素”，医生也没有发药，就让他们多休息，调养自己。

4月20日，张默发来信息，说已经离开方舱，回到了原来的工地隔离。“打工总是辛苦的，干一天有一天”，他此前对记者说。

【以下是张默的口述】

方舱赶工，5天5夜

我47岁了，一直干建筑工作。之前在老家安徽，贴砖砌墙粉刷，前两三年出来打工，去过浙江，今年朋友介绍来到上海二建。2月份过来，就一直在长宁区工地做泥工、瓦工活，搞内部装修。

3月31号晚上，我们被通知去建设方舱医院，说是干3到4天，那就随便带点东西算了，我带了被条和生活用品，装了个背包，很多东西都丢在原来工地上没拿。

第二天中午，集合准备出发。除了我们泥瓦工，我也看到有木工、水电工、油漆工，我们是一个班组的，大概有二十多个人，穿着二建发的橘色马甲，戴着安全帽，上了一辆大巴。大家年龄都差不多，四五十岁，年轻人很少。

下午一两点钟，到了黄浦区世博（城市）足迹馆，要建的方舱医院就在这里。下了车，我看到有好几百号人，有和我们穿着差不多橘色工作服的，也有不穿的，后面陆陆续续有大巴载着工人过来。

世博足迹馆有三层，总共应该能提供两三千个床位。还没开工的时候，这里都是空的，像个大仓库，（建设所需要的）板子有的已经运进去了。一下车，我们先把自己行李整理放好，一块过去的工友在同一个片区。我们在第三层楼干活，施工材料陆陆续续有工人搬上去。

大概下午三点左右，我们就开始干活了，要用的工具是电钻、电锤那些。方舱里面有一小间一小间隔起来的，我们的分工（就）是组装那些隔板，用钉子固定好，板给它兜起来。我是装隔板的，有另外一帮人装床板，我们同时进行。水电、机电这又是另外（工人们）的工作了。

第一天到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床位，但现场有板子，我们就打地铺，搞一块木板，被条一铺睡在一起。3号的时候我们弄好床位，能睡在床位上。

工作内容每天差不多，早上几乎是6点起床，6:30工作，中午休息半个小时，接着工作到晚上12点。

平时我们在普通工地工作，差不多是早上6:30-11:30，下午12:30-17:30，晚上几乎不干活，也不熬夜。但在方舱里，上面开着大灯，我们不分昼夜地干活。那几天天天做到12点，困的时候稍微坐在那里眯一会，再继续，毕竟那些时间内要完工的。

这是我在外打工这些年来最累的一次了吧，要赶时间嘛。在那工作有时候出汗，会觉得手酸脚也酸。

建设期间，饭可以管饱的：早饭有鸡蛋面包牛奶这类，中饭一餐能有两荤两素。每一层是有洗手间的——（但是我）没洗过澡，随便搞点水擦擦就行了，通知我们去的时候就说三四天，一般人没有带换的衣服去，工作的时候穿什么衣服，睡觉的时候也穿什么。

干到后来，最后两天说要抓紧，要交货完工。我们就6号凌晨，加班给他弄齐了。

那天做完，要把里面的垃圾都收掉，比如木头、多的钉子全部要清理掉，打扫卫生到2点。那时候感觉给一个坐的地方，很快就能睡着。同时又感觉终于能完工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再不要熬这个夜了。

方舱运材料，拿工作餐进去的都是人，我们都做了核酸阴性才可以进去，但（其实）还是没有办法确保（不被感染）。我戴的就是工地上发的最普通的口罩，人太多了，有时候根本注意不到。

大灯一直在头顶照着，刚开始（我们到的时候）里面乱糟糟的，建好、卫生搞好以后看到还蛮好的，感觉自己也能有贡献：床头柜都有了，有的台灯这类（设施）当时还没备齐。每个楼层有一套医护站，也有移动厕所。我们交付后有人接管，之后病人再去入住方舱。

最后一天交付，下午人要全部撤出。前一天做了核酸，要十个小时能出结果，出来阴性才能撤走。

我们当天等大巴等了几个小时。（原本）以为建好后能回（原来）做事的（长宁区）工地了，哪知道还要隔离。

大巴上说去工地生活区隔离，我们二建一起干活的，一个地方安不下，分了两批，有的去杨浦区，有的去浦东新区。我们去浦东新区生活区的，总共去了三辆车，有七八十人，这批人去的时候没检测出有阳性。

路上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。（因为）那天才知道（同一个方舱里）有人阳性了，人家都人心惶惶的，生怕给传染了。大巴上没有人多说话，有点沉默了。

在隔离点，第三次测核酸“阳了”

（6号）晚上，我们到了浦东新区的隔离地。

那里是二建公司的生活区，没有施工。宿舍地上（扔着）纸巾或者包装，到处都是垃圾，还没清理完。去的时候没有喝的水，我们接了自来水再烧。

我们七八十个人住了2个活动板房，每个两层，两个活动板房在一起就一个公共厕所。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没洗过澡，我身上这套衣服是1号开始穿的，穿到今天18号了，没办法。

在隔离地，一顿有一个蔬菜一个荤菜，米饭够，能填饱肚子就可以，不讲究吃了多少好，（我）心里就想能隔离好，回到原来的工地上去。

抗原每天都做，隔一天做个核酸。抗原测试的东西由施工包头、施工带班的发了给我们，每个人做好发到群里，要往上报的。

（7号）那天出现好几例（阳性），当时我们就傻眼了。出来两条杠的（工人），有复查，过了两三天给带走了。这个事我们工友之间也没什么讨论的，扛嘛，反正又出不去。

我在那做过三次核酸，每天都有阳性出现。

我们一个宿舍十几平方米，里面住4个人，一个床一个床这样，在宿舍里也戴口罩。我在宿舍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查出来3个阳性，那天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了，和还阴性的人住在一块。

晚上我语音告诉妻子，说我跟三个阳性室友住了一晚，我们都是在一起干活的工友，我可能（感染风险很大）。当时她就担心了，意思叫我当心一点注意一点，也没办法。搬到一个新宿舍，我们都是心事重重的。

8号做抗原，我看着肯定有点着急了，那天做出来还是一条杠，心里也舒服了一点，这样的感觉持续到10号。

10号做了一个核酸，到11号我也不知道是哪边打电话通知我，一个女声说“你核酸异常”，我讲有异常，知道。心里反正就那样了，没办法了吧。之前每一天都很紧张的。

她说你核酸异常，明天有人来带你走就行了。12号，我们带班的人打电话叫我们过去，先到底下集中，班组一共去了7个人，集中点离工地生活区有点远，搞车子把我们带过去的，再分配到方舱，大家分配到的应该是不同的方舱。

集中点有好几百号人，哪来的人都有，我看到有一家子的，六七岁七八岁的小孩都有，小孩的爸妈脸上有点焦虑，小孩子不知道反正也没什么大症状，还不是玩他们的。

在浦东隔离的时候，自己被子还在，现在都扔掉了。（途中）要转运，被条不方便拿，那时候人又多。

到了方舱，“好像心情好一点了”

4月12号，我们7个人被分配到了国家会展中心（方舱医院）。

我在一号馆一层这儿。现场的环境还可以，搞得挺干净的。反正进来人也看透了，心情要放好一点，闷闷不乐对自己不利。

只要有人进来方舱，都安排床位的，你自己可以选，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认识的，跟别人换一下也可以。





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的床位。

我到了这儿以后再和家人说的，我被感染了进了方舱。我妻子着急嘛，说不应该让我出来。我就安慰她着急也没用，反正感染也感染了，那是没办法的。

我感觉方舱医院这边的住宿条件还可以的。有一个床，有充电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床头柜，有小台灯，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垃圾桶。生活用品都是发的，打点热水，洗也有地方洗，但我们也没有（换的）衣服也不洗了。方舱医院里面地方大，空气还好，这里面不允许吸烟的。条件比浦东的隔离点好得多了。



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的洗漱区。



我到了方舱好像心情好一点了。隔离的时候生怕传染，心里有点负担，真正传染上来了，也就心就放下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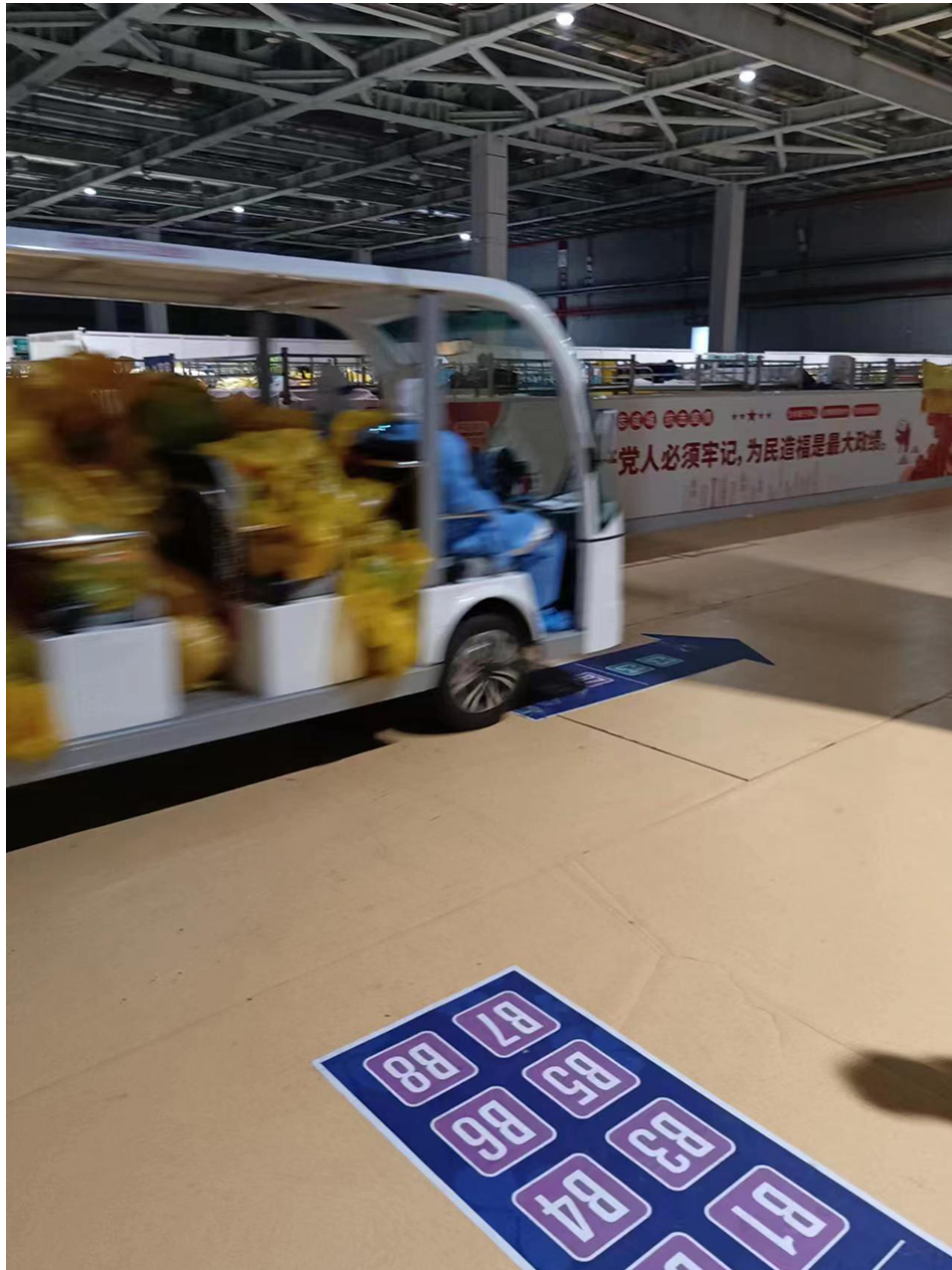
这有学生、工作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大家情绪还好。我们7个工友在同一块区域里，各自看各自的手机，刷刷抖音，几乎每天看看上海疫情情况，增加多少。看手机外也不做啥事，要么起来走走路散散步。

做核酸的频次是一天一次，时间不固定，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晚上，抗原不做了。医生不说什么，没有给我们药吃，就叫我们多注意休息就行了。你要是想吃药的话，去医生那领一下，你去了，医生（也会）建议你还是不要吃药。我应该是无症状的吧，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感觉，不发热，偶尔有时候咳嗽一下。

到了方舱CT检查这种我没做过。感觉是有一个大的地方给我们作为隔离点，意思就是不要到社会上到处跑，让我们调养自己。伙食可以的，有两荤两素。

我们这里，做核酸检测要两次阴性以上可以出院。前一天测出来的核酸（结果），手机上查不到，医生也不告诉你，要到出院的时候他打招呼，你明天出院了。有的人待个十几天，有的人待三五天就可以出去了。

感染者可以报名当志愿者的，（就）穿着平常的衣服，（志愿者工作）分片区，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做了志愿者，就管这个区域，主要是帮助人家送送饭，在来人的时候帮人家拿拿被条，拿拿生活用品。走一批人，被条全部要换，患者出院之后，穿大白的人会过来消毒的。



方舱内，垃圾车在清运。

我在（方舱）这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我也不出去转，没有跟太多人接触过。每天都要来新人。

去年（我）在浙江（打工）没有（遇到）疫情。（今年）2月份过来上海，觉得是大城市，工资会高一点，一直在长宁区工地（工作），现在遇到疫情工作困难一些。我们没有说建设方舱的工资和隔离期间的补助，出去以后等事情安顿好再说吧。

我这个年纪在工地上找工作不困难，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不可能干这种活的，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在做嘛。我一个月干个20天左右，工资能保障基本的生活所需，供孩子读书这样。

（像）我们这种有单位的建筑工人，几乎每天都能有活干。我也有不在上海的朋友，打零工的，反正打工都辛苦，做一天有一天。

我妻子现在在老家，我有时候和她聊，问一点家里的情况。毕竟外出打工，跟她见得非常少，去浙江的时候一年（也就）回去个四五趟。我儿子刚毕业在上海上班，现在在公司里隔离着，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要问个好，有时候聊他工作上的事情，叫他刚开始出来要安心一点。

眼下（18号）我就是等待核酸阴性，医生通知我出去吧。后面还是转移到工地，到工地还要被隔离，我们老板说的，阴性后能回我们长宁做事的工地，我的东西、衣服都在那。我妻子、儿子最近也安慰我，开心点了，不要闷闷不乐，多喝点水，遇到这个事情要想开一点。

我想开了，就这回事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张默为化名）

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）